

爱弥儿和侦探

〔德〕爱里希·凯斯特纳著

陈 双 璧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三月

爱弥儿和侦探

〔德〕爱里希·凯斯特纳 著

陈双壁 译

责任编辑：陈忠邦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40,000 印张：2.5 印数：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38 定价：0.19元

11676

作者简介

爱里希·凯斯特纳 (ERICH KÄSTHER) 是德国作家、诗人，生于1899年。他的著作具有反对帝国军国主义的倾向。1933年后，他的作品在德国被禁止发行，已出版的著作被焚毁，他被迫侨居国外。他著有多种儿童读物，《爱弥儿和侦探》是其中之一，写于1929年。这里是根据英国朗门公司出版的节写本翻译的。

第 一 章

(一)

“爱弥儿，”母亲对他说，“赶快收拾收拾，准备动身。我已经把你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放在床头了。打扮一下，过一会儿，我们该吃饭了。”

“是，妈妈。”

“噢，让我想想，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没有？其他衣服在你的手提箱里，这些花是送给你姨妈的。你吃完饭后，我给你点钱，带给你外婆。现在，你去梳洗吧。”

(二)

“是啊，”爱弥儿离开房间后，费歇夫人对她的邻居马丁夫人说。“我儿子准备到城里去住两三个星期。起初他不想去，可是学校放假后，他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妹妹一次一次请我们去作客，我有那么多事要做，去不了。爱弥儿从前没有离开过家，但现在长大了，可以独自旅行了。再说，他外婆会在车站上接他的。”

“他会喜欢那里的，”马丁夫人说。“所有的孩子都一

样，他会有很好的机会看看城里的风光。再见，费歇夫人，我该走了。”

(三)

爱弥儿梳光了头发，穿上了外套回到屋里。他饿了，所以吃得很多。他不时看看母亲，似乎害怕母亲不高兴在他初次要离开她时，吃得这么多。

“你一到那里要马上给我写信。”她说。

“一定写，妈妈。”

“代我向姨妈、外婆和你波莉表妹问好。你自己要当心。要乖点，不要让人家说你不懂礼貌。”

“我保证一定做到。”爱弥儿回答。

(四)

吃过饭，爱弥儿的妈妈在客厅的柜架上取下一个铁盒子，从里面数了一些钱出来。

“这儿一共七镑^①。一张五镑的钞票，两张一镑的钞票。把六镑钱给外婆。你告诉她，我以前没能寄钱给她，因为要好久才能节省出这一点钱。另外的一镑给你买回

① 镑、先令、辨士，是英国货币单位。辨士是硬币。1镑=20先令，1先令=12辨士。



来的车票，这大约要花十个先令。剩下的给你外出时吃喝零用。我把钱放在这个小钱包里，不要丢了。你准备把钱放在哪儿？”

爱弥儿想了想，然后把钱包放到上衣里面的口袋里。
“这儿挺保险，”他说。

“在火车上对谁也别说你带了这么多钱。”

“当然不说啰！”

(五)

有人会想，七镑是很少的一点钱，但是，对爱弥儿和他的母亲来说，这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。

爱弥儿的父亲已经去世，她母亲为了吃、穿和儿子的书费、学费，整天劳累干活。爱弥儿在班级里表现非常好，不仅由于他爱学习，而且因为母亲高兴他年终时从老师那里带回优异的成绩单。

第二章

(一)

“现在该到车站去了，”费歇夫人说。“别误了火车，只要有轨马车一来，我们就上去。”



你们知道有轨马车是啥样子的吗？它是个样子很怪的东西。它沿着铁轨跑，很象有轨电车，车厢也象电车站，有两匹老马在前面拉着它跑。

爱弥儿和他的小朋友们希望乘乘漂亮的电车。但是爱弥儿家乡的人，也就是纽顿这个小乡镇上的居民，已

十分满意他们的有轨马车了。当车夫赶车路过某个乘客的家门口时，这人喊一声，车夫就让马停下。即使谁有特别急的急事，他照样让马不紧不慢地走！

(二)

马车来了，爱弥儿和他妈上了车。

他们刚到车站广场，走出马车，就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们背后说：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原来是这个小城镇里的警察长。

爱弥儿的母亲回答说：“我儿子去看望外婆，在那里住两三个星期。”

爱弥儿发傻了，他想起了一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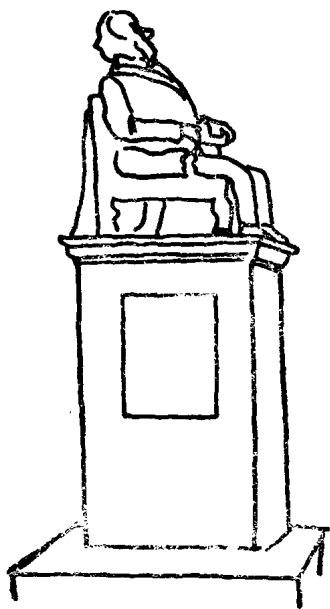
(三)

车站广场的中心，有一个著名法官的石头雕像。

一星期前，孩子们放学后，爬上石像，把一顶旧帽子戴在法官头上，爱弥儿把石像的鼻子涂红了。他正涂的时候，警察长在广场那头出现了。

孩子们一下都跑走了，但他们怕警察长已经认出了谁在那里淘气。

“这下，”爱弥儿想，“警察会说：‘爱弥儿·费歇，你



必须进监狱’。”

警察倒没说什么，但爱弥儿提着手提箱进车站时，总不大快活。

或许警察要等到他回来时才抓他？

(四)

费歇夫人为爱弥儿买了张票。过几分钟火车就要来了。

“孩子，别把东西丢在车上，别把花坐坏了。请人把

你的手提箱放到行李架上去。不过，请人帮忙时要说‘劳驾’。”

“我自己会放的，我又不是小小孩。”

“好吧，到城里别下错了站。是东站，不是西站。你外婆在售票处等你。”

“我会找到她的，妈妈。”

“你吃完东西，别把纸扔在车厢地板上，别把钱丢了。”

爱弥儿解开他的上衣，摸了摸口袋。

他说：“没事儿！”

(五)

终于慢车进了站。爱弥儿亲了亲他的妈妈，提着箱子上了车。他母亲把花和食物递给他，问他是否找到了座位。他找到了。

“要乖点，给我写信。”

“你也给我写信。”

“要好好地对待波莉，也许你们俩还不大熟悉。”

车门关了，火车慢慢地驶出了车站。

费歇夫人久久地挥着她的手，后来她转身回家。她流了点眼泪。

但没流多久，因为她要干活。

第三章

(一)

爱弥儿脱下他的学生帽，向大家问好：“午安，女士们，先生们。”

一位胖太太，脱下了左脚的箍得她疼痛的鞋子，对邻座的大鼻子男人说：“这样有礼貌的孩子，可不常见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把疼痛的脚上下抖动着。



爱弥儿把手伸进他的口袋，脸色一惊，直到摸到了小钱包，才显出喜色。他看了看车厢里另一些人，他们

都不象是小偷。一个女人坐在大鼻子男人旁边，手里织着小孩的帽子。爱弥儿身旁，靠窗处，坐着一个戴黑色礼帽的绅士，他正在读报。

(二)

突然，绅士放下报纸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糖来递到爱弥儿面前说：“吃点糖，好吗？”

“多谢，”爱弥儿拿了一颗糖说。这时他想起了礼貌，于是又一次脱下他的帽子说：“我叫爱弥儿·费歇。”

车箱里的人看着似乎都想笑。这男人举起他的黑礼帽说：“我叫格林。”

这时脱了鞋的胖太太对爱弥儿说：“布商史密斯先生是否还住在纽顿？”

“是的，是在纽顿。”爱弥儿回答，“你认识他？他已把他住宅的地皮买下来了。”

“好的，那么你能告诉他格林菲尔德的詹姆斯太太问候他好吗？”

“可我现在到城里去。”

“你可以回来后再告诉他。”詹姆斯太太说。

(三)

“噢，噢，那你是去城里啰？”格林先生问。

“是的，我外婆在车站售票处接我，”爱弥儿回答说，同时摸了摸他的口袋。他的钱发出了一点声音：仍然在口袋里。

“你熟悉城市吗？”

“不熟悉。”

“噢，你会感到惊奇的！有些房子有六百码高^①，人们把房顶系在天上，以免被风刮跑。如果谁急着要到城市的另一部分去，可以把他放在一个盒子里交给邮局邮寄。城里还有银行，那是给你保存钱的地方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它就还给你。如果你没有钱，你可以到银行去取五十镑，只要你肯把脑袋留在那儿作保。没有了脑袋，没有人能活上两天，如果他不能付出六十镑的话，他就无法从银行要回脑袋。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机器……”

“此刻你的脑袋大概就在银行里，”大鼻子男人对戴黑礼帽的人说。“别对这孩子讲这些混话！”

(四)

胖胖的詹姆斯太太不再抖动她的脚了，织小孩帽子的女人也放下了她的活计。这两个绅士开始对骂。

① 码 英制长度单位。1 码 = 3 英尺，合 0.9144 米。

爱弥儿没有管他们。他拿出东西来吃，虽然他刚吃过饭。当他吃第三片涂奶油的面包时，火车在一个大站上停下了。爱弥儿既没看到也没听见车站的名字。大部分旅客离开了车厢。大鼻子男人和两位太太下车了。詹姆斯太太差点来不及下去，因为她一时穿不上她的鞋。

“把我的话告诉史密斯先生，”她回头对爱弥儿喊道。

(五)

现在只剩下爱弥儿和戴黑礼帽的人了，为此爱弥儿不大高兴。一个给他糖吃又说这些混话的陌生人定不是个好旅伴。爱弥儿想再摸摸他的钱，但他没敢当着人这么做。

火车刚一开动，他就走进车厢尾端的盥洗间。他把小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数了数钱，钱全在。但他不知道怎样放更保险些。最后他用一个别针把钞票和钱包别在他上衣里面的口袋里。

“这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”爱弥儿想。于是他安心地回到车厢里。

(六)

格林先生在车厢角落里睡着了。爱弥儿很高兴，不用同他说话了，因为他喜欢看车窗外的景致。树木、田

野、房屋很快地从眼前闪过。

格林先生继续睡觉，发出轻轻的鼾声。爱弥儿看着他。为什么他总是戴着他的帽子？他有一张相当长的脸，他的一双薄薄的招风耳矗立在脑袋的两侧。

爱弥儿突然吓了一跳，他差点睡着了。他不能睡。他希望最好还有一个人在车厢里，但虽然火车停了好几次，却没有一个人上来。爱弥儿象在学校里上历史课时那样踢着他的脚，竭力驱走他的睡魔。

有一段时间，这样做还见效。爱弥儿想，他的表妹波莉不知长成什么模样了。自从两年前她来纽顿以后，一直没见过她，他已记不起她的脸是什么样的了。

他差点从他的座位上掉下来！他睡着了吗？他重新踢他的脚。又试着数窗户上的苍蝇。从下数到上，又从上数到下，数完一遍又一遍。起初是二十四个，后来是二十三个。爱弥儿的身子沉沉地直往后倒，他奇怪这是怎么回事。

正当他奇怪着的时候，他睡着了。

第 四 章

(一)

当爱弥儿醒来的时候，火车刚开动。他睡着时从座位上掉了下来，他发现自己睡在车厢的地板上。他做了一个恶梦，梦见纽顿的警察追赶他，他被捉住并带到石头法官的面前，石头人活了，他说：“为了你染红我的鼻子，你得进监狱。”他吓坏了。

慢慢地他记起来了，他是在进城。他一定睡着了，象戴黑帽子的绅士那样……

爱弥儿立即坐了起来，揉揉他的眼睛说：“怎么，他走了！”他的膝盖在发抖。他从地上站起来，用手拍拍他外套上的尘土。

他把右手伸进口袋里去摸摸。

钱没有了。

(二)

“啊！”

爱弥儿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。他不光抽出了手，而